張文襄公奏議

張文襄公全集卷一

奏議一

遵旨妥議摺 光緒五年四月初十日

閏三月十七日欽奉 兩宮皇太后懿旨以吏部主事吳可讀遺有密摺請豫定大統之歸前降旨時即是此意命諸臣妥議具奏竊謂爲 穆宗毅皇帝立嗣繼嗣即是繼統此出於 兩宮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而即爲我 皇上之所深願乃萬古不磨之意將來必踐之言臣敬吳可讀之至忠至烈然謂其於不必慮者而過慮於所當慮者而未及深慮也恭查爲 穆

宗繼嗣之語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光緒元年正
月十七日及本年閏三月十七日三奉懿旨炳如日星
從來人君子孫凡言繼嗣者卽指纘承大統而言天子
諸侯並同一理蓋人君以國爲體諸侯不得祖天子公
廟不設於私家苟不承統何以嗣爲下至三代之世卿
大夫漢魏以至本朝之世爵世職但云以某爲嗣卽是
紹封襲蔭故繼嗣繼統毫無分別徧稽羣經諸史從無
異說其分繼統繼嗣爲兩事者乃前明張璁桂蕚之怪
妄謬說　高宗純皇帝欽定儀禮義疏早已辭而闢之
矣今懿旨申命至於再三金匱寶籙何待他求設有迷

妄小人舞文翻案則廷臣中凡讀書識字者皆得執簡而爭所謂不必慮者一也前代人君授受之際事變誠多然就該主事所舉二事論之宋太宗背太祖而害其姪沂王德昭矣德昭非太宗子也明景帝背英宗而廢其姪太子見深矣見深非景帝子也若　皇上以皇子嗣穆宗名曰先朝之繼體實則今日之麟振有何嫌疑有何吝惜以　皇上仁孝之聖質受　兩宮皇太后高厚之殊恩起自宗支付之神器必不忍負　皇太后必不忍負　穆宗且夫遵慈命孝也篤天顯友也使皇子廣孝思於不匱慈也躬膺寶祚而使大統名分歸之於

先帝讓也無損於實而四美具焉中主亦能勉爲之況
聖主乎所謂不必慮者一也該主事所慮趙普黃玹之
輩誠難保其必無然忠佞不齊數年前曾有請頒鐵券
之廣安矣大小臣工豈遂絕無激發明世宗柰大統而
昵私親者以興獻王已沒故得藉口親恩恣爲越禮羣
臣不能抗也假使興獻而在必尙能以禮自處少加裁
制今醇親王天性最厚忠直恪恭該主事旣知其賢萬
一果如所慮他日有人妄進異言醇親王受累朝之厚
恩必能出一言以救正所謂不必慮者三也然而竟如
該主事所請明降懿旨將來大統仍歸於　穆宗之嗣

有明文　文宗有子則　穆宗無子矣豈有御宇十三
年功德溥四海之　先帝而不爲立後者其不足辨一
也一曰禮嫡子不得後大宗不知此爲臣庶言之非爲
天家言之也古來擇取親屬入承大統則本宗不敢私
其嫡子尊尊也若嗣君爲先君立嗣則嗣君亦不得私
其嫡子蓋嗣君與先君當日固有君臣之分者也亦尊
尊也然入承大統者旣承累朝之大宗則本支應自爲
繼別之宗並不得以小宗論於禮於法當別立嗣者也
嗣君旣爲大宗則雖以子爲先君後於禮於法不能別
立嗣者也然則就今日事勢論之將來皇子雖爲　穆

宗之嗣子仍無妨爲　皇上之嫡子尊尊亦親親也皇
朝律令對承繼之文則曰本生父母他日稱謂區別聖
心自有權衡　兩宮以聖而行權　皇上以聖而制禮
一舉而忠孝慈友之人倫備焉尊尊親親之禮意賅焉
義協而禮起何爲不可其不足辨一也一曰春秋傳稱
君子大居正故兄弟叔姪輾轉授受每難帖然不知從
父從子乃生釁隙若皇子承繼先朝但存名義豈判親
疎其不足辨二也凡此皆羣經之精言而實不切於今
日之情事設有迂儒引之以撓夫國是佞夫藉之以文
其莠言大智聰明豈能惑哉今者往事已矣　惠陵永

閾　帝　后同歸既無委裘遺腹之男復鮮慰情勝無之女傷心千古夫復何言承嗣承統之說不過於禮制典冊之中存此數字空文俾　穆宗在天之靈爽雖遠而不遠幾忘而不忘庶可稍慰　兩宮聖閔之思且伸皇上友于之愛夫奭可讀區區一貶謫小臣耳尚且昌言以發其端致命以期其許何況子道弟道兼盡之聖主哉昔漢景帝欲悅竇太后之意至有千秋萬歲後傳梁王之語梁王非有應嗣之分者也宋高宗以太宗之後乃閔太祖子孫零落而以太祖七世孫孝宗爲嗣孝宗非有承統之約者也　皇上聖明遠在二君之上

竊謂今日者惟在責成毓慶宮侍學諸臣盡心輔導培養天性開陳至道　皇上孝弟之心油然而自生尊尊親親之等秩然而不紊任賢去佞內修外攘則所以仰體　兩宮上慰　穆宗者固不僅在繼嗣承統一端而已也卽以此一端論其沃心正本之方亦在彼而不在此伏維　皇太后與　皇上名分已定恩誼日篤　皇太后視　皇上所生皇子無論承繼　穆宗與否同爲己孫　皇上視所生皇子無論承嗣　穆宗與否同爲己子君臣一德共濟艱難此宗社之福而臣民之願也臣恭繹懿旨中卽是此意妥議具奏二語文義是者是

其將來大統宜歸嗣子之意議者議夫繼嗣繼統並行不悖之方臣工應命陳言豈敢以依違兩可之游詞貽廟堂他日之籌慮是以謹竭愚悃專摺具陳無任悚惕屏營之至

請再降懿旨片 光緒五年四月初十日

再此次懿旨中即是此意一語乃此議之緊要關鍵天地神祇實所共聞朝野臣民咸所共喻諸臣心知其意而苦於恐涉建儲不敢發揮故不便述此四字之文而專駁吳可讀之摺以爲如此便可不類建儲矣豈知聖意已經宣播若不善爲會通乘此時畫一良策究其事

勢轉恐終必類於建儲而後已且懿旨上言豫定下言即是語意相連今不為之疏解分明以妥議具奏始以無庸置議終傳之四方實駭物聽雖其所謂無庸議者係指原摺而言誠恐迂儒以文害辭誤疑 兩宮有游移之意更恐他日讒佞附會正藉此議為翻案之端一言之微語病甚大竊謂此事關繫至重伏望 兩宮聖裁熟思權衡至當再降懿旨臣愚不勝大願

光緒五年五月十一日

重案定擬未協摺

竊四川東鄉一案昨經欽差恩承童華查辦審擬奏覆敕下刑部議奏在恩承等研鞫數月自當詳慎部臣公

同核議自當平允惟是此案之眞正本源緊要關鍵似尙有未盡縷晰上聞者道路傳聞人言藉藉不敢不爲我　皇上陳之伏思此案之查辦由於濫殺濫殺由於誣叛請剿誣叛請剿由於聚衆鬧糧聚衆鬧糧由於違例苛歛各稟各疏中所謂署東鄉縣知縣孫定揚議派捐輸每正銀一兩多加錢五百文是也查四川之捐輸與他省異咸豐中葉軍餉無出計臣議於四川錢糧之外加收津貼津貼者按糧攤派正賦一兩則津貼亦一兩矣咸豐末年更議於津貼之外加收捐輸捐輸者亦按糧攤派川省一百六十州縣除最瘠數十州縣外餘

皆派及或一年一派或兩年三派由藩司臨時斟酌大約每縣地丁五六千金者捐輸派至萬金上下而錢糧最少之戶不派正賦一兩則捐輸並不止一兩矣此皆報部充餉之正款也而耗羨解費不與焉不特此也川省雜派最多若夫馬局若三費局有者什之八九此外地方公事各局名目不一皆取之於民皆派之於糧局紳議之官吏斂之大率每地丁一兩合之津捐雜派大縣完多將近十兩中縣完少亦須五六兩糧民交納者先完雜費繼完津捐然後許完正賦雜費不完串票不可得無串票則官得治以抗糧之罪其術亦巧而毒矣

非若他省捐輸偶一為之卽有勸派止累富室而已川省捐輸之數向由藩司派定照文徵收無可加減故東鄉之多收五百文非勸捐富戶也乃加賦也非為國聚斂也乃肥己也此等情節度朝廷未必盡知也考川省蕃盛自雍正間招民墾荒始國初以來闢地少定賦輕故司農屢次加派而百姓黽勉輸將蓋蜀民涵泳聖澤亦知急公紓難之義不忍吝也官吏於是謂蜀人富而且愚因之苛斂不已然而百姓亦能曲諒官吏辦公之無資私用之不給民力已竭仍不敢怨也何至舊章之外復又增加且東鄉自同治八年以後局中有鉅萬之

徵收無一紙之清帳鄉民憤激清算遂發兵以剿之且舉無數無干之老弱婦孺而屠戮之此不得不爲四川百姓痛哭流涕而訴之於天地父母者也且 皇太后皇上亦思髮捻所以削平之故乎咸豐以來賊氛幾徧天下師老餉匱岌岌可危然而以次掃盪重覩昇平誠有如宋韓琦歐陽修所云臣等五六書生輔佐太后而天下聽從者此豈盡師武臣力之所致哉良由 列祖列宗深仁厚澤積累淪浹故皇天眷佑我聖清而使然也我朝深仁厚澤固屬美不勝書然大要則有兩事一曰賦斂輕一曰刑罰平賦輕則不至竭民財刑平則不

肯殘民命順治元年　世祖章皇帝諭曰官吏朦混倍
徵者殺無赦十三年嚴徵收加派之禁康熙五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特頒永不加賦之諭爲古今數千年所無
之善政至於好生惡殺愼重刑辟乃　列聖相傳之心
法順治十年六月聖諭有云死者不可復生誤者不可
復改此悔此怨咎將誰歸務平心守法使人不冤康熙
十二年十二月敕刑部將逆案干連人等情罪稍可矜
疑者概行省釋康熙元年三月定錄供不全引律不確
之禁二十二年十二月諭大學士等曰人命重大無辜
枉死上干天和二十四年四月定有司誣良爲盜照故

入平人例從重治罪之禁九月定貪官不入緩決之例四十七年二月遣侍郎穆丹審浙江大嵐山賊案親書諭旨令察審時毋得恐嚇良民並諭除賊犯正身外株連人等用刑尤宜謹慎乾隆五十年七月河南王金等糾衆拒傷兵役一案李二等六十七犯持械助勢奉旨從寬免死至大清律一書原本唐律斟酌盡善最爲精詳平允二百年來君臣上下準此斷獄無敢意爲重輕所以培元氣而篤丕基者在此兩端而已嘗考從古帝王所以享國久長者財力兵力權謀術數皆不足恃惟民心爲可恃誠使君仁民悅則雖積貧積弱而不至於

危雖有四裔强隣見其國之民氣固結天心眷注則隱然有不可動搖之勢而不敢生其陵侮覬覦之心即如近年北省奇災餓莩徧野以尋常事勢論之足以生事然人情帖然饑而不害者上天鑒我 皇太后 皇上有愛民之心故也今孫定揚横征暴歛妄召外兵殘民以逞民不叛而誣爲叛城不圍而捏爲圍兵已臨而不乘機撫定將欲剿而無一語阻攔流毒半年殺人如草假使非該員捏禀於先則督臣剿洗之批何從而下非該員慫恿於後則各營搜殺之念何自而萌原禀明有形同叛逆縣城危在旦夕之語謂之蓄意誣民爲逆百

喙何辭查例載誣告叛逆已決者斬律載故入人罪至死者坐今閻恩承等不引確切之本律而牽合告重事不實之條況例載告重事不實并全誣十八以上發邊遠充軍如有干係重大事情臨時酌量辦理何又將後二語刪去乎此非孟子所謂刺人而殺諉罪於兵者哉臣愚以為不誅孫定揚不惟無以謝東鄉千百之冤魂無以服袁庭蛟并無以服李有恆使 皇太后 皇上早聞四川官吏貪殘剝削之狀親見東鄉百姓焚殺糜爛呼號宛轉之形不知若何閔惻若何憤怒乃案懸四年兩被京控三經糾參兩易督臣三奉查辦而卒之舍

首惡而不誅事無眞是非刑無眞罪名此臣之所大懼也夫臣亦何惡於孫定揚而必欲誅之所惜者國家之法紀祖宗之德澤苛斂屠殺不忍背叛朝廷之民心近年承軍務之後封疆牧令心粗手滑動輒用兵卽如去年浙江金屺蘭私懇升科一案山東陵縣抗漕一案殺戮亦爲過重然且姑置勿論蓋事未上聞則咎在督撫案已到部則權在朝廷若再不遏其流以後日肆貪虐必至敺民爲盜而後已臣前奉命視學蜀中光緒二年夏間考試川北卽聞物議沸騰擬俟回省詳考本末如實有顚倒卽當上陳乃秋間到省已經臺臣參劾得旨

查辦自不便再行瀆奏今日獄成罪定而是非未明臣來自蜀中實有見聞若不一言上無以對朝廷下無以對四川通省之士民此案卷牘太多如蒙飭將孫定揚誣叛請兵原稟原供摘出上呈一經御覽眞情立見或謂屢經查辦關涉大員太多豈能再爲平反不知失出一案處分頗輕果爲國家所倚任之大臣用舍操縱朝廷自有權衡何必顧忌牽制致紊大法哉臣願皇太后皇上深惟祖訓至嚴人命至重民嵒可畏天鑒難欺關繫至大不獨一蜀應如何核議之處恭候聖裁

陳明重案初起辦理各員情形片十一日 光緒五年五月

再此案於光緒元年初起時緞定府知府易蔭芝馳往
彈壓核減勒碑解散無事及孫定揚違斷浮收鄉民聚
抗揑圍請兵反禀許知府辦理之非易蔭芝復飛禀川
北鎮止其發兵乃未幾而易蔭芝被劾矣易蔭芝之所委
署之太平縣知縣祝士棻前往解散各團即跪地畫押
具結歸案民情安堵未幾而祝士棻撤去矣督臣吳棠
先派總兵謝思友到東鄉剿辦該總兵察知確非叛逆
禀報實情遣人撫定鄉民欣然解散正在吃緊之際而
謝思友又撤矣使易蔭芝之令得行則不至激變使祝
士棻之言而用則不至發兵使謝思友之兵不罷則不

至多殺此三人者乃此案中文武員弁之最有天良尚知政體者也此外有開縣知縣畢獻亦能力拒兵勇境內獲安曲突徙薪正當獲賞然祝士棻謝思友幾於得罪易蔭芝則中外交劾矣御史則劾以辦理不善督臣則劾以才欠開展劾以不能拏辦咎在寬乎抑咎在猛乎一人之罪狀何其紛紛無定評也且督臣吳棠於光緒元年批以即時解散辦理甚屬妥速固以為功又何說也四川京官以耳為目但切齒於兵勇而於首禍之貪官弭患保民之良吏良將全不了了可為太息恭查乾隆四十一年英山縣知縣倪存謨誣擬極刑一案特

旨將訊出實情之知州倪廷模獎勵諭曰若為知府直
隸州者能將審轉之案虛公研鞫立予平反則所屬可
無冤民較之實心緝盜尤為益於吏治嗣後凡知府直
隸州有將關繫生死出入大案審出實情改擬得當上
司核定題達部議准行者該部查明奏請送部引見著
為令欽此仰見　高宗純皇帝慎重民命課吏探源之
精意今祝士棻謝思友即云事未辦畢無功可錄易蔭
芝即云本管知府不能辭咎朝廷亦當於定案時褒獎
數語以勸將來庶幾為小民全生為國家樹德為地方
省事其益甚大若褒之則以後文武員弁知所從違天

下之幸也即使不褒而此案啟釁之原委失機誤事之所在是非皎然上達於朝廷暴白於天下亦蜀民之幸也迂愚之見伏惟聖明裁察

附陳蜀民困苦情形 光緒五年五月十一日

再外間奏讞皆稱孫定揚於舊章四千二百文之外加派五百文以臣所聞則東鄉正賦津捐茶課各項雜派實收制錢十三四千文經知府易蔭芝核減定爲七千數百文孫定揚抗不遵依仍復加徵以致釀禍查四川通省徵收從來實無一兩止收四千二百文之事即如前年丁寶楨奏結涪州京控加派浮收一案合計正雜

各費丁銀一兩完納將近十兩原奏具在可覆按也若僅四千餘卽加數百民亦樂輸矣何至違抗哉丁寶楨自入川以來深知州縣苛斂爲害首裁夫馬局以恤民又裁滿堂紅以恤官會見奏報此案浮收與丁寶楨無涉與恩承等更無涉自無所用其廻護所以止稱四千餘者當係專指地丁津捐而言其餘雜派不復併計以免枝節牽累其實無論向章舊底或係數千或係十數千其爲加派五百文則一於孫定揚罪名出入無關臣所以必欲苦爲申辯者以見川省賦歛之太重民力之困竭誣叛之奇冤欲使蜀民之苦上達宸聰耳

上諭國子監司業張之洞奏重案定擬未協請旨核議
并聲明文武員弁各摺片據稱四川東鄉縣一案皆由
前東鄉縣知縣孫定揚違例苛斂以致聚眾鬧糧又謬
意誣民爲逆具禀請剿實爲此案首惡尙書恩承等審
擬覆奏不引誣告叛逆本例而牽合告重事不實之條
擬發邊遠充軍又删去干係重大情事臨時酌量辦理
二語實未得其關鍵等語著刑部并入全案核議具奏
應行調查案卷並著酌量咨取所稱前綏定府易蔭芝
前署太平縣知縣祝士棻總兵謝思友辦理此案尙知
政體宜予褒獎等語著刑部於定案時聲明請旨欽此

大員關涉重案請令聽候部議摺光緒五年五月二十日

竊臣昨見邸抄新授庫倫辦事大臣前山東巡撫文格奏報已於四月十八日交卸來京陛見計日即將抵京矣查四川東鄉一案文格應否議處敕部定案請旨文格甫在山東獲咎適係此案中緊要之大員分應來京待罪乃竟逍遙事外入對龍光出持旄節温肅並行尋情疑訝伏思文格之咎固不僅失察失出而已也東鄉事起兵集之時文格批飭各營痛加剿洗並非專指外匪吳奉山一股而言夫洗者屠也謂將一村一寨不分善惡男婦老幼而盡殺之也近年剿平髮捻脅從必寬

投降必赦亦無全行屠殺之事何至於非叛之民寨而下令殘忍如此兵勇虎狼也羈之猶恐不制況導之以搏噬哉臣在川省時即聞李有恆等以奉札剿殺一語爲藉口蓋調兵雖由吳棠然其札曰相機剿辦下語尙有斟酌如文格之不論案情不審事機不察虛實但據稟報率意批行國家安用督撫大吏爲哉文格山東之官聲自在聖鑒之中臣在蜀曾與同官見其辦事頗有才具於清衞空緝國匪辦科場等事尙能認眞至此案之失機誤事臣實不能曲爲之諱雖曾經檢舉究未盡發重情謂文格非有心誣民則可謂文格非粗率殃民

則不可昔諸葛亮爲政期於使人心服李有恆孫定揚
固罪無可逭然文格不量予罪名李有恆孫定揚之心
未必服也且軍律功罪責在主帥督撫則主帥也若行
賞則士卒薄而主帥優行罰則將官誅而主帥無罪誠
恐諸軍將士不免退有後言此事原委案牘具在部臣
自能準情執法斷無不請議處議罪之理惟是該大臣
入覲後即當馳赴新任部議上時將到任數日而又黜
之乎抑務從輕減而仍令爲辦事大臣乎邊陲重寄旋
到旋更似非政體因曲貸一人之故而使全案不得其
平尤非國法查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御史陳慶鏞因獲

咨大員起用太驟奏請　宣宗成皇帝收回成命立蒙
俞允聖度轉圜千古欽仰想諭令文格陛見之意正將
於到京時考察酌奪默定權衡擬請特降諭旨飭令文
格暫緩赴任聽候部議庶於政體無礙抑或將其庫倫
辦事大臣暫行開缺之處出自聖裁并懇將臣此奏一
併敕部歸入全案核議以成信讞
上諭國子監司業張之洞奏東鄉一案當事起兵集之
時文格批飭各營痛加勦洗並非專指外匪吳奉山一
股而言致李有恆等以奉札勦殺爲藉口據禀批行實
屬粗率不量予罪名不足以服李有恆孫定揚等語著

刑部歸入全案一併核議具奏文格著開庫倫辦事大臣欽來京聽候部議欽此

直言不宜沮抑摺 光緒五年七月　日

臣聞古人之言曰君明則臣直蓋上不導之下不肯言也上不究之下不敢言也方今時事多艱　兩宮皇太后　皇上宵旰憂勤勵精振作敬天愛民從諫如流近年來言事諸臣感激思奮不避嫌怨不計禍福競以直言進漸改從前媕婀容默之積習朝野中外同聲稱頌曰此我　皇太后　皇上求治之誠心納言之盛德有以致之也臣方以此爲朝廷慶乃五六月間御史孔憲

轂以言事而被嚴旨矣編修何金壽以言事而又被嚴旨矣森凛可畏讀者悚然兩臣所言之當否臣亦無庸置詞要其上疏之意皆爲君國起見可知也言而當采之言而不當置之似亦於事體無害不意以此而被冒昧詆諆之責也且十日之前方以破除情面責羣臣而指斥情面之專疏又譏訶之臣下將何所適從乎在兩臣仰蒙訓示當更增長學識從此論事益審擇言益精於兩臣則有益矣而言者從此奪氣是　皇太后　皇上本有求直言之意而詔書轉啟天下以拒直言之疑臣竊爲朝廷惜之軍機大臣等輔弼獻替職所當爲卽

上意不憚亦當委婉開陳如魏徵勸唐太宗霽威納諫故事若必慮言多聽淆則上有聖明之主裁下有樞府及廷議之參酌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其擇而已矣何必因噎而廢食哉近世人多畏葸士少純忠獎之猶不敢盡忱之其誰肯前不特此也　兩宮聽政　聖主沖齡樞臣等責專任重與尋常執政不同羣僚多指摘時政之疏正足見中朝無作威攬權之臣羣言善而采之則集思廣益之美也羣言未善而恕之亦休休有容之度也即或以機務繁難思慮偶未周措置偶未協而辦事有誤之名可居壅蔽言路之名不可居若糾繩寂於

朝而非議騰於野恐亦非樞臣之福也竊謂人臣之事君如人子之事父母也大臣如家督羣臣如餘子大臣謀之小臣匡之小臣議之大臣裁之謇諤之爭論正由同氣之相關若以為難我則異言而亦怒以為助我則逆耳而可原故一家雍睦則家肥衆朝協恭則國理昔者漢諸葛亮誡其屬官曰勤攻吾闕明王守仁誡其吏民曰願聞已過然則有闕有過不害為賢惟求其闕而補之求其過而改之此兩賢之所以不可及也為臣子者皆當以達聰廣聽之舜禹望朝廷為樞臣者卽當以諸葛亮王守仁自待伏讀諭旨有云國家廣開言路原

期裨補闕失大哉聖人孰不欽服竊惟　皇太后　皇
上聖明如此虛懷如此固無闕失之可言然九重之耳
目難周卽樞臣之見聞亦恐未盡若讜直過遭摧抑以
後萬一果有大闕失誰敢言者言路通塞關繫至重仰
懇明降諭旨將朝廷樂聞直言之意剴切宣示曉諭言
事諸臣毋得瞻顧天下幸甚

請修省弭災摺　光緒五年七月十八日

竊六月以來金星晝見雲氣有異五月中旬甘肅地震
爲災川陝毗連同時震動東至西安以東南過成都以
南縱橫幾二千里臣惟金星主占迴非歲星爲福德者

可比史記漢書皆云中國之山川其維首在隴蜀此次震動多日延袤過廣占候家言雖不可泥然天象地理赫赫明明合觀兩事不可謂非上蒼之示儆也恭考康熙七年金星晝見復兼地震　聖祖仁皇帝下詔修省令臣工指陳闕失以後　列聖遇變修省之舉史不絕書方今　兩宮皇太后　皇上敬天愛民憂勤圖治凡具有耳目心知者無不深知無不感戴實不應有召致災沴之事然而臣職未盡修民困未盡蘇外患未盡息伏望聖心益加寅畏堂廉交儆敕戒羣臣洗心奉職以迓天庥臣向不取星術之說竊據經傳所載儒者所言

約舉數端敬爲　皇太后　皇上臚陳之

一曰納直言修德之實在於修政而修政必自納言始謹案洪範五行傳謂居聖位者宜寬大包容而備舉歷朝地震諸異以爲戒仰惟聖哲如天用人行政何一不權度精審獨是萬幾至繁也九州至廣也法宮高遠見聞或有未周即樞府諸大臣宻勿勤勞思慮或有未盡拾遺補缺豈得無人語曰君明則臣直若非實見　皇太后　皇上仁智聰明至誠求治誰敢言者若非灼知執政者皆宣力舊臣恪稟宸謨不敢如前代大臣作威攬權壅蔽言路誰肯言者夫戇直悚切之言即或不干

譴怒而招怨必多於國則利矣於身何利焉愚則愚矣謂非忠乎古文尚書云言逆於心必求諸道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故直言者在朝廷則芻蕘也在大臣則藥石也雖無可采亦不訶責既足彰聖人善善從長之懷並足見大臣休休有容之度昔者堯設謗木禹懸鞀鐸至今不聞道堯禹之失但聞稱堯禹之聖鄭鄉學論執政然明欲禁之子產不許漢諸葛亮誡其屬吏曰勤攻吾闕明王守仁誡其屬吏曰願聞己過由今思之論執政者傳乎抑子產傳乎攻亮之闕規守仁之過者傳乎抑亮與守仁傳乎宋唐介劾文彥博仁宗怒介彥博解

之由今論之唐介賢乎抑彥博賢乎如遇上意不懌樞
臣職在獻替亦當委婉開陳從來一家有急則聚族謀
之國事多艱則舉朝憂之固當以爲助我不當以爲難
我也誠恐無識之人見嚴旨屢下森懍可畏從此恇懼
緘口不幾因噎而廢食乎伏望朝廷遇有直言俯加優
容以來忠讜此修政之首務也

一曰肅臣職臣聞地道臣道也春秋地震必謹書之傳
義以爲責在臣下邇來中外臣工習爲罷玩或上有德
意而不能宣布或詔令已下而未見奉行或屢蒙教戒
而怙過不改即使敷衍支吾幸免吏議求其眞能仰體

宵旰憂勤關心國家大計講求利病蒐拔人才者願畢其人且比年習氣往往有大員奉旨貶黜而督撫旋即奏調者有大員謫戍未久而邊臣旋即設法乞恩者有大員奉旨來京另候簡用而旋即引疾竟不入京者即日人才可惜何妨稍遲歲月俟朝廷果不錄用再列薦章即日志在退閒何不俟入都展覲後再爲陳請竊思送部引見者若竟不到部吏議綦嚴然則候簡者不亦事同一律乎循此流弊必至惟感臣門之私恩而不復知朝廷之威福既往雖可不咎將來不可不防伏望大整乾綱務期賞信罰必令行禁止蓋當修之政非三數

端可盡惟令羣臣咸體聖心而重臣尤懍朝命自能竭智盡力以求各舉其職不勞朝廷之事事教督矣

一曰厚民生謹案周易大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程子傳曰山而附著於地圮剝之象居人上者觀剝之象則安養民人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甘肅地震處所山圮地裂正與易義有合竊惟固邦本養民生今日約有二義一在奬廉吏朝廷於民之生計不能事事為謀惟官吏廉潔自然隨方培養良懦受惠自古來養民之道言興利者擾而無終求循良者逆而有功伏考 聖祖之朝褒奬清官擢舉廉吏之詔不可勝紀

所以吏治蒸蒸康阜盛隆比於三代方今宦途日雜能吏雖多廉吏頗少病國以肥身家剝民以媚大吏民生日蹙職此之由擬請敕下各省督撫訪察屬吏清操卓著者露章保薦特加獎擢以風其餘一在省釐稅查抽釐之舉餉項所資勢難裁罷然朝廷所取者有制局員苛索者無窮食用瑣屑亦加辜榷不守舊章日增月盛乾沒之數少者等於官收多者三倍不止故外省營謀釐差與得缺等三江兩湖川廣諸省因員役暴征鬧局釀案者不一而足商民愁困禍基不淺欲救今日之弊不在減局卡而在禁私征伏請嚴飭各省督撫認眞察禁

勿見小利籌一妥善章程寛比較之數愼任用之人以約束稽覈之權付之該地方府州縣官庶幾弊可少息而民可少安乎

一曰謹河防史傳所載太白爲變亦或主水今年黃河伏汛甚猛河南省城外險工可危夏間清江浦一帶奇風爲災黃河故道民居吹壞無數或是河將南徙地氣先動之徵設有不虞不獨汴城爲魚雖再費帑金千萬無益於事目前幸免無患秋汛不可不防擬請諭東河總督河南巡撫早籌萬全勿惜工費或於險工處所相度水衝於大堤内數里之遙急築月堤仿堵築決口

之法挑掘引河一道因土爲堤所挑引河令其東趨於十里內外仍令歸入大河萬一有變決流必順引河東下省城可保或照此引河月堤之法作於北岸則溜勢可分不至南決卽使今歲安瀾而汴省地形太窪黑崗口溜勢太險將來恐亦未嘗無益此事關繫汴省全城民命此工除帑金外仍可兼資民力當非難成可否敕交該省督撫酌度籌辦

以上各條不過微臣一隅之見推廣儆惕惟賴聖明漢劉向條災異疏有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朝臣和於內則萬國和於外以和致和

則獲天助是惟廟堂之上開誠布公任賢遠佞大臣以不虛心爲戒小臣以不正言爲恥協恭以謀國同心以禦侮所謂和也人事既盡則天庥至內治既修則外憂絕恐懼致福是在聖心而已矣臣迂愚之儒偶有管窺不敢自安緘默謹竭誠上奏以備裁擇

畿輔旱災請速籌荒政摺 光緒五年八月　日

竊查直隸本年亢旱災歉已成前經直隸督臣李鴻章奏明飭屬查勘災區籌議奏辦采買奉糧平糶備賑請免釐稅奉旨允准在案仰見　皇上軫念畿疆惠恤災黎之至意乃自入秋以來雨澤稀少蝗蝻未淨今節逾

寒露種麥已恐無及糧價日昂災形日甚直隸素稱貧瘠民鮮蓋藏去年至今洊遭荒旱惟附京三四百里以內秋收尚有數成餘則保定以西河間以南旱蝗相乘災區甚廣即有田頃許者尚且不能自存下戶疲氓困苦更難言狀春間猶采苜蓿榆葉榆皮為食繼食槐柳葉繼食穀秕糠屑麥蘖大率一村十家其經年不見穀食者十室而五流亡轉徙者十室而三逃荒乞丐充塞運河官道之旁倒斃滿路有業者賤賣田畝以謀一月之糧窶食牲畜以延數日之命過此以往寖至有產者無以為產可耕者無以為耕轉瞬入冬饑寒交迫難保無

匪徒竊發煽惑滋事京畿密邇可慮尤深拯救之方萬不可緩然山西河南皆罹大祲朝廷賑恤業已不遺餘力竊就今日時勢尙能舉辦者酌擬數條以備聖明裁擇

一曰借款平糶去年直境旱荒經督臣李鴻章於各州縣發平糶糧價賴以少減人心藉以稍定惟時止一月爲期較促目前距明年麥秋尙遠擬請敕下督臣於津省庫款中無論何項暫行借動二三十萬多購奉糧分撥災區源源平糶得價比買價稍增便可補出運費此於國帑無虧而於民生有益古名臣如文彥博范仲淹

蘇軾畢仲游諸人之救荒惟以平糶爲事其效可覩也不費之惠無過於此

一曰分地勸貸方今各直省待澤者多請發倉勢難博濟惟有勸本地之富戶拯本地之窮民則事分而易舉直境富室雖少然彼善於此者尚屬不乏若使擁其餘粟倍利居奇乘人之危坐收賤產揆諸情理未免不仁特是傾囊施賑人情所難嘗考經典之言救荒必以賑貸並舉蓋賑偏枯而貸兩利故賑有限而貸無窮擬請略仿社倉之法敕下督臣嚴飭各州縣查明災區不得諱飾勸諭紳富凡收穀百石以上者出穀二成三百

石以上者三成存於公所富戸無田者出錢買穀比照辦理每州縣設立公倉四五處選公正紳董司其事有本州縣貧民借貸者籍之令其秋收後加息償交公倉給還本主若穀價仍貴酌量減免其利能還不還者官爲究處次年歉則令勸豐則暫停其出穀較多者以穀價合銀酌請奬敍給予封典虛銜等項其計銀給奬之數視報捐者酌增一兩倍應俟督臣籌議以爲可行時再行奏咨酌議出穀少者或官給扁額旌奬或許零星併計移奬此項在朝廷雖未受其輸納然能爲國家拯救饑饉消弭亂源亦與急公者無異且義田義學贍宗收

族尙得請獎以彼方此義亦何殊上之所予者虛榮下之所需者實惠此蓋本宋朱子社倉之意而變通之而加以旌獎勸勵則富室較爲樂從查雍正乾隆年間直隸各處皆有社倉嗣後修舉無人寖以廢墮今日勸貸之舉正復舊制非創新章也

一曰井工代賑直隸災荒多由亢旱自元明以至本朝論者多言北方宜興水利惟地勢水性土宜民風不盡與稻田相宜且河渠大工難興易廢故雍正年間雖經興修終未能徧行通省惟井泉溉田一法鑿鑿可行臣士著燕南灼知其利若甯津定州趙州藁城之間所在

多有大率轆轤井一口可溉田十畝水車井一口可溉田五十畝凡用井澆灌者一畝所入可多常地三倍除山麓海濱浮沙寉鹻之地水皆可用徒以工費較多貧者但倖天功惰者苟安不變昔乾隆間崔紀陳宏謀巡撫陜西時飭屬開井甚多民賴其利督臣李鴻章於同治年間曾經通飭勸辦農民憚於煩費未盡信從救患興利正在此時若及今廣興井工勸導富民出貲倡辦今年固可養無數之窮民來年即可得無數之沃壤有雨則豐者益豐遇旱則歉者不歉其出貲甚鉅者由州縣稟請驗收查實錢數比照捐辦官工酌請獎敘其獎敘章

程亦俟督臣定議必行時再爲酌議出貲少者外奬其開掘多少無從欺飾此一時救荒之策即永遠備荒之計所謂一舉兩利者也擬請敕下督臣詳加規畫專派賢員督率有司因地制宜實心辦理不准州縣畏難搪塞開辦多者優奬古人云救荒無善策然則僅講救荒固不如備荒之爲愈矣

以上三條似尙切近易行若夫應蠲應緩出自朝廷之特恩不敢妄冀施錢施粥聽諸富民之義舉不能强求所有一切撫恤事宜應請併敕督臣急爲籌畫迅速舉行其不盡心荒政之官吏嚴加參劾則畿輔災民全活

必多抑臣之愚竊謂此三條均屬惠而不費之方經久可行之計不特最切於近畿並可推行於秦晉豫東諸省蓋北方苦旱既已連年今歲偏災不止十省以後天時人事正未可知奇荒不可以預料曠恩不可以頻邀正供不可以屢闕盜萌不可以玩視可否并敕交北五省督撫核議預籌或亦可備一義至於燕晉沿邊或旗或民力行屯墾圍場牧廠酌量省併廣舉農功則可以增無窮之穀粟南北各省山澤之利設法開采毅然不惑則可以養無數之游民此尤阜財足食之本務富民強國之宏規較之臨時補苴艱難捐助其爲功大小固

不可同日而語矣惟賴聖謨宏遠及時規畫施行民生幸甚

災象可憂請儲糧平糶摺 光緒五年九月 日

本年河南山陝等省被災甚重直隸境內亦大半災荒糧價騰踊秋令缺雨種麥已遲新陳不接爲期太遠近日外縣饑民來京覓食者絡繹不絕一入寒冬不特京邑之內粥廠闐溢而不能容盜賊公行而無所忌且燕豫晉秦數千里粒食日艱生計日蹙設有揭竿嘯聚更將若何收拾朝廷發帑截漕至再至三 皇上如天之仁固已遠邁前古惟是荒政多端賑止其一晉豫雖荷

鴻施而京畿未聞有備眉睫之患尤宜豫防竊謂膂
博濟則勢有所難騰挪調劑則毫無所損爲今之計惟
有大舉儲糧平糶一策擬請敕下直隸督臣李鴻章於
天津庫款無論何項經費借撥銀二三十萬再借洋款
數十萬共湊百萬派員分領南赴上海收買洋米北赴
牛莊收買奉天雜糧兼於東昌收買山東雜糧今年北
口外尤屬豐收能否在彼采買由灤河入口運津應聽
其察度辦理於天津設立糶運總局所購之糧隨到隨
運北發京師南發晉豫查照市價減值平糶運晉者分
兩路一由運河舟運至泊頭陸運至獲鹿以達太原一

由運河舟運至衛輝陸運至原稿缺二字以達懷慶一由利津海口入大清河至道口陸運以達開封所以必分數路者米糧重滯若道塗壅塞周轉遲鈍則運糶無多聞晉省現在雜糧市價每石約八兩省外約皆十餘兩奉糧每石約一兩二三錢洋米每石約二兩閒招商局自津運晉每石運費約二兩二錢以買本運費合計洋米每石四兩以外奉糧每石四兩以內便抵太原即使采買漸貴較之該省市價仍相懸絕除去局費耗折洋款利息尚覺有餘豫省糧價較賤而道口距汴省止一百八十里衛輝距懷慶止二百餘里陸運無多運費更省

應於山西之太原平陽河南之開封懷慶分設平糶局四處由李鴻章遴派廉潔能事之員經理兩省撫臣派員會辦糶本隨時解繳米糧陸續接運京城亦由李鴻章派員發運設一總局兌收請特派京員經理不必經由倉場由八旗都統順天府五城自派人力赴總局運領各自設局平糶糶本亦解還津局循環糴糶不定限期直至明年秋冬糧價大減災象漸紓方爲停止目前河海可行尙可趕辦兩運俟來春冰泮仍行接辦要之此事止在得人價直隨時消息運法隨處變通卽使運轉不能甚速而積米天津可南可北北地各省聞知已

隱然有根深柢固恃而不恐之勢竊謂此舉約有數利
京外數省食廣價平一利也米綱充途人心自定盜萌
自息二利也南北五路分運皆在直境無論車船驢贏
小車擔負無非直隸農民得雇直以延殘喘留牲畜以
備春耕是爲以役代賑不費之惠三利也上無損於庫
款下有益於災區利國利民但不利於海商囤戶而已
矣果使行之一年著有明效即請以後源源照辦大可
永裕民食不致令壟斷者得操利權此即管子李悝耿
壽昌劉晏諸人輕重斂散之遺意也竊思李鴻章重臣
夙望素顧大局天津爲南北衿喉呼應最捷方今海道

往來之官紳熟悉商情物價者不乏其人若蒙特旨責成李鴻章辦理必有宏益實效且本月初天津糧行聞有購米賑晉之議糧價驟昂由一兩五錢暴長至二兩二錢若不早爲設法官買官運必至日長不已京城聞風效尤晉豫受其禍而近畿轉受其累亦非計也或謂買多糧貴恐致虧折然縱使略有耗減終是潤及於民亦不難籌捐歸欵此事無待深求總之爲北數省增無數之糧自然暗裕數百萬饑民之食銷亦利滯亦利贏亦利虧亦利事理昭然伏望宸斷施行飭令李鴻章迅速規畫辦理如必以爲難行或即奬勸招商局籌借資

本令其大批購運亦可稍有裨益歲已深秋不可再緩若稍一游移展轉奸商大賈乘便而起廣運居奇糧價益騰窮民益困彼時雖欲補救圖之已晚況事機一失轉瞬海封河凍欲辦不能思患豫防此其時矣

請飭查災區片　光緒五年九月　日

再直隸自去年即苦旱荒今年又復亢旱加以蝗孽蟲災保定河間正定深州冀州所屬數十州縣其秋收差可支持者不過數處其餘收成大率不過一分此外大名廣平亦俱荒歉困苦不堪逃荒北來者紛紛不絕沿途僵斃聞該州縣尚報五六分六七分不等前經督臣

李鴻章奏稱飭查災區未知近來各處稟報若何有無
籌畫仰懇天恩諭令李鴻章速派賢員認眞詳查早籌
拯救以仰副　聖主惠恤災黎不忍一夫失所之意臣
無任屏營激切之至

張文襄公全集卷一終

新城王樹桂校

張文襄公全集卷二

奏議二

熟權俄約利害摺 光緒五年十二月初五日

竊臣近閱邸抄因俄國定約使臣辱命奉有廷臣集議之旨所有條約傳聞大概臣竊不勝憤懣謹將此約從違利害縷晰為我皇太后皇上陳之新約十八條他姑勿論其最謬者如陸路通商由嘉峪關西安漢中直達漢口秦隴要害荊楚上游盡為所據馬頭所在支蔓日盛消息皆通邊圉雖防堂奧已失不可許者一東三省國家根本伯都訥吉林精華若許其乘船至此即

與東三省全境任其游行無異陪京密邇肩背單寒是於綏芬河之西無故自蹙地二千里且內河行舟乃各國積年所力求而不得者一許俄人效尤踵至不可許者二朝廷不爭稅課當恤商民若準同兩部蒙古各盟一任俄人貿易概免納稅華商日困猶末也以積弱苦貧之蒙古徒供俄人盤剝以新疆鉅萬之軍餉徒爲俄人委輸且張家口等處內地開設行棧以後逐漸推廣誘啟戎心萬里之內首尾銜接不可許者三中國屏藩全在內外蒙古沙漠萬里天所以限俄人即欲犯邊迤北一面總費周折若蒙古臺站供其役使彼更將指重

利以陷蒙人一旦有事音信易通糧運無阻勢必煽我藩屬為彼先導不可許者四條約所載俄人准建卡倫三十有六延袤太廣無事而商往則譏不勝譏有事而兵來則禦不勝禦不可許者五各國商賈從無明言許帶軍械之例今無故聲明人帶一槍其意何居假如千百為羣闖然徑入是兵是商誰能辨之不可許者六俄人商稅種種取巧如各國希冀均霑洋關稅課必至歲絀數百萬不可許者七同治三年新疆已經議定之界又欲內侵斷我南通八城之路新疆形勢北路荒涼南城富庶爭磽瘠棄膏腴務虛名受實禍不可許者八伊

犂塔爾巴哈台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喀什噶爾烏魯木齊古城吐魯番哈密嘉峪關等處准設領事官是西域全疆盡歸控制有洋官則有洋商有洋商則有洋兵初則奪我事權旣則反客爲主馴至彼有官而我無官彼有兵而我無兵且各國通例惟沿邊沿海准設外邦領事若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烏魯木齊古城哈密吐魯番嘉峪關乃我境內今自俄人作俑設各國援例將十八省腹地徧布洋官不可許者九名還伊犂而三面山嶺內卡倫以外盤踞如故據高臨下險要失矣割霍爾果斯河以西格得滿島以北屯墾無區畜牧無所地利盡

矣金頂寺久為俄人市廛既與約定俄人產業不更交還是伊犁一綫東來之道必穿俄巢出路絕矣寥寥遺黎彼又盡遷以往人民空矣擲二百八十萬有用之財當一無險要無地利無出路無人民之伊犁將安用之不可許者十俄人索之可謂至貪至橫崇厚允之可謂至謬至愚 皇太后 皇上赫然震怒譴使臣下 廷議可謂至明至斷上至樞臣總署王大臣以至百司庶官人人知其不可所以不敢公言改議者誠恐一經變約或招釁端然臣以為不足懼也必改此議不能無事不改此議不可為國請言改議之道其要有四一曰計決

二曰氣盛三曰理長四曰謀定何謂計決無理之約使臣許之朝廷未嘗許之崇厚誤國媚敵擅許擅歸國人皆曰可殺者也伏望挈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即可杜俄人之口按之萬國公法旣有不准違訓越權之例復有臣執全權可否仍在朝廷之條正與崇厚不遵密函不請諭旨之罪相合者英之獄成憲昭然故立誅崇厚則計決何謂氣盛俄人欺我使臣孤弱逼脅畫押施一償百意猶未饜不料俄羅斯䩄然大國乃至由此不特中國憤怒即環海萬國亦必皆不直其所爲至俄使不待定議聲言歸國外洋亦無此例況凱陽德係

署理公使豈能擅歸其爲恫喝無實情狀顯然儘可去留不必過問莫若明降諭旨將俄人不公不平臣民公議不願之故布告中外行文各國評其曲直並屬各國會堂將我國家情理兼盡之處刊入新聞紙明諭邊臣整備以待據衆怒難犯之情執國倣不從之志俄國雖大自與土耳其苦戰以來師老財殫臣離民怨近歲其國主屢有防人行刺之舉若更渝盟犯順圖遠勞民必且有蕭牆之禍行將自斃焉能及人故明示中外則氣盛何謂理長種種要約皆由伊犂而起若盡如新約所得者伊犂二字之空名所失者新疆二萬里之實際而

每年尙須耗四五百萬餉需以供邊帥防軍建城開屯之用是有新疆尙不如無新疆也索伊犂而盡拂其請則曲在我置伊犂而仍肆責言則曲在俄況使臣畫押未奉御批未鈐御寶一如載書未歃豈足爲憑俄人理屈詞窮焉能生釁故綏索伊犂則理長何謂謀定俄人而講信義兵端可以不開若俄人必欲背公法棄和好設防之處大約三路一新疆一吉林一天津左宗棠席屢勝之威兵力素强金順劉錦棠錫綸張曜亦皆健將以靜待動俄人必敗聯絡喇嘛棍噶札拉泰遏其歸路彼將隻輪不返若出吉林邊地遼夐林谷叢雜其地去

俄都二萬餘里懸軍深入饋餉艱難不能用衆如特簡
兼資文武之將帥授以重權資以的餉分南北洋海防
經費之半爲經略東三省之資命左宗棠金順選撥籍
隸東三省之知兵將官數人東來聽用招集索倫赫津
打牲人衆教練成軍其人素性雄勇習與俄鬬定能制
勝即小有挫衄堅守數月必解而去天津一路逼近神
京然俄國兵船扼於英法公例向不能出地中海即强
以商船載兵而來亦非西洋有鐵甲等船者比李鴻章
高勳重寄歲糜數百萬金錢以製機器而養淮軍正爲
今日若並不能一戰安用重臣伏請嚴飭李鴻章諭以

計無中變責無旁貸及早遴將練兵仿照德國新式增建礮臺戰而勝則酬以公侯之賞不勝則加以不測之罰設即以贖伊犁之二百八十萬金顧募西洋勁卒亦必能爲我用俄人蠶食回疆吞併浩罕意在拊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憂也李鴻章若以此開悟英使輔車脣齒當可同仇近年立功宿將如彭玉麟楊岳斌鮑超劉銘傳善慶岑毓英郭松林宋慶喜昌彭楚漢郭寶昌曹克忠李雲麟陳國瑞等或現任或退閒或處廢籍如酌量宣召來京令其詳議籌策分駐京通津沽及東三省以備不虞山有猛虎自可建威銷萌故急修武

備則謀定臣非敢迂論高談以大局爲孤注惟深觀世變日益艱難西洋撓我權政東洋思啟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讓之從此各國相逼而來至於忍無可忍讓無可讓又將奈何無論我之禦俄本有勝理即或疆場之役利鈍無常臣料俄人雖五戰不能越嘉峪關雖三勝不能薄寧古塔終不至掣動全局曠日持久頓兵乏食其勢自窮何畏之有然則及今一決乃中國强弱之機尤人才消長之會此時猛將謀臣足可一戰若再閱數年左宗棠雖在而已衰李鴻章未衰而將老精銳漸盡欲戰不能而俄人已城於東屯於西行機

於北縱橫窟穴於口內外通衢藏脅朝鮮不以今日捍之於藩籬而待他日鬥之於庭戶悔何及乎要之武備者改議宜修不改議亦宜修伊犁者改議宜緩不改議亦宜緩崇厚者改議宜誅不改議亦宜誅此中外羣臣之公言非臣一人之私言也輔謀在疆臣作氣在百寮據理力辯在總理衙門而決計獨斷始終堅持則在我

皇太后　皇上事關宗社大計坐視不能緘默不敢仰懇將臣此疏一并發交廷臣會議不勝憂憤迫切之至

詳籌邊計摺　光緒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竊臣於本月初五日曾上一疏備論俄約從違利害

皇太后　皇上既一再下廷議矣臣前疏之意要以急修武備爲主竊揆朝廷之意亦未嘗不以修備爲是而似不免以修備爲難豈非洞見二十年來邊備一無可恃遂覺中國大勢斷不足以禦强鄰故不免長慮卻顧不得已而出於講耶臣愚以爲無備則不能戰無備則并不能講及今而言備尚有可備之兵尚有可備之餉尚有可備之人敢就前疏未盡之意詳切臚陳唯聖明垂察焉備之法曰練兵曰籌餉曰用人練兵如何首練蒙古兵蒙古各盟與聖清累朝同休戚與今日中華同

利害雍乾間征討準回各部均資其兵力以集大勳近年各藩無才日就貧弱俄人乘機闌入烏梁海南北受其牢籠喀魯倫河東西侵爲田牧漸且盡奪膏腴雜居無限一旦有事卡倫鄂博直如虛設彼將徑叩邊牆擬請特命蒙古王大臣隨帶曉習邊事文武數員周歷各盟體察土謝圖等四汗所屬情形息耗强弱諸王台吉才智高下縷晰以聞布告各盟曉以俄人叵測意在蠶食蒙疆激勵所部講求牧政簡練成軍創辦之始酌給餉需蒙人以畜牧爲耕鑿若多發帑金市其戰馬配給邊軍蒙人得金我軍得馬邊軍多馬則兵强蒙馬易售

則蒙人因富而亦强設俄人內犯我堅守邊牆蒙人截其輜重擊其惰歸其師必盡蒙古强則我之候遮也蒙古弱則彼之魚肉也出入之間利害不可以道里計矣其次練西兵沙漠荒寒馳驟搏擊南人十不敵北人一關內人三不敵邊外人一劉錦棠之軍名爲湘營實多隴西壯士關外流人以故所向有功類爲特種人質性强悍阿拉善王部內向練有喇嘛兵數千亦甚可用若推廣於西北各部喇嘛擇其桀出者多假以呼圖克圖名號必能號召約束執殳前驅哈薩克雖爲俄人所脅逃出歸化者不少若令錫綸招徠此輩加以訓練庶湘

營之勢不孤以後屯戍之役更不煩征調南軍矣其次練東兵黑龍江人素樸勇古有滿萬無敵之稱國朝名將多産其間將軍得人則盡人皆爲勁旅吉林金匪盤踞日久黨類繁多必欲勦捕驅除盡空其地斷無是事莫若撫之使爲我用免爲俄人所誘轉致多樹一敵又其次練北洋兵李鴻章新購蚊子船頗稱便利惜爲數不多其價尚廉似宜向歐洲續造數十艘專派統領分屯北洋大沽營口煙臺三處一方有警兩口赴援伺敵登岸圍其舟而焚之敵無歸矣惟舟師海戰淮人十不敵閩廣人一請敕閩廣督臣擇熟悉海戰將弁數人招

募閩廣精卒來津聽用水陸之備旣完如更密諭曾紀澤結英圖俄攻所必救以掣敵勢此亦一奇也籌餉如何北洋所需本有海防經費新疆所需本有西征專餉東三省餉項可於南洋海防經費或各關提存二成內酌撥惟整頓蒙軍及沿邊重鎭如科布多烏里雅蘇台歸化城庫倫張家口諸處雖係次衝如從容布置亦須增兵增餉竊思各省營勇除津防西征兩軍外現存不下數百營節腹地之虛糜即可供邊軍之騰飽擬請敕下各督撫酌量裁撤大約汰四存六而邊餉出矣此外若倍徵洋藥稅歲可得數百萬酌提江廣漕折運脚亦

可得二三十萬整頓淮綱但能專杜商私所得亦不下數十萬錢流地上得人斯理耳用人如何蒙古部當以蒙古王率之科爾沁親王伯彥諾謨祜世篤忠貞廉樸勇敢若令其總統各盟副以大臣分防烏里雅蘇台庫倫兩路當能遠追超勇親王策凌之英風近紹忠親王僧格林沁之餘烈劉錦棠前敵大將若假以重權則聲威益振錫綸現扼塔爾巴哈台為極邊張曜可使備科布多為後路均宜重其任厚其兵裕其餉使三軍相與犄角則俄馬不敢西牧矣至東三省內撫外攘斷非長才不辦現任各將軍才皆不逾中人恐不足以備緩急

可否於京外大員中遴選數人特降諭旨令將經畫關東方略條議以聞就中察其實有條理器閎志壯者授以東方之任若夫總攬九邊指揮諸將一如問耕問織當責之素習之人似宜密諭左宗棠將各路戰守機宜明白條上設異日俄人敗盟必開兵端卽令左宗棠别薦老成屬以隴事而身自來朝入閣以備廟堂咨訪籌策亦無不可昔范仲淹自請行邊議者以爲措置西事當在中書可見運籌決勝不在自將臨邊鎭一方何如策全局乎其籌餉事理尤在度支得人侍郎閻敬銘長於綜核理財有效朝野咸知今雖養痾山居並非篤老

闈敬銘之心何嘗一日忘天下哉若蒙溫旨宣召勗以
時艱諭以大義該侍郎豈忍堅辭得閻敬銘以理度支
朝廷當不憂饋饟矣此外文武之才儲備宜廣擬請敕
李鴻章左宗棠切實薦舉以備錄用邊才本屬專門方
今京外通弊冗員多而眞才少不索何獲不學何能卽
如李鴻章左宗棠等若非中原多事久歷兵間其才何
由而成何由而見伏望敕下各部堂官各省督撫就屬
員中訪求志節可造之人有願講求邊事者卽行奏請
發往東西兩邊以資練習隱逸者士未仕者一體列薦
數年之後人才輩出安知不更有駕李鴻章左宗棠而

上之者何至令朝廷西顧東瞻興不得頗牧之嘆哉出使絕國漢有專科必如陸賈之辯蘇武之節傅介子陳湯之權略常惠班超之勇方稱斯職並請諭令疆臣亟爲物色備行人之選庶可與謀臣戰士相輔爲功有備如此可以戰矣然臣知國家之意非欲戰也即臣之言亦非求戰也必實有戰心實有戰具而後可以爲講之地也則請更籌講法一曰責以義自我

聖祖以來與俄國久通盟聘不以藩屬畜之并不以外夷目之我兵圍雅克薩城俄人窮蹙

聖祖不忍舍而弗攻前有徐元文之碑後有察畢那之案載在盟府炳若日星是我

之有德於俄一也迭次所獲羅剎宜番等百餘人不加誅戮賜居京師編爲佐領是我之有德於俄二也　世宗時俄國官生來學於是建俄羅斯館於是立俄羅斯學學醫則遣蒙古醫往學喇嘛經典則遣託波爾番僧往是我之有德於俄三也恰克圖開關互市以利俄商縱茶黃出口以活俄民乾隆間俄人渝約犯禁我　高宗如天之度不加以兵因其悔罪仍許通商是我之有德於俄四也我有四德俄不知報咸豐八年乘我方有兵事紿奕山而攘我烏蘇里江東之地五千里又誑我沿邊常住卡倫以外之地萬餘里　文宗念舊盟重鄰

衅閲兩國生靈因而畀之環海四洲莫不以俄爲曲今
又乘我天子冲齡邊圉甫定挾小惠以徼大利俄之君
臣獨不畏羅違天不祥之咎乎二曰折以約陸路通商
不便原許酌商不得節外生枝則有咸豐十年之續約
第十四條在有緊要妨礙之處尚未滿限立卽議改則
有同治八年改訂之約第二十二條在界牌永無更改
他地並不侵佔則有咸豐十年之續約第一條在邊界
既定登册繪圖兩國永無此疆彼界之爭則有咸豐十
年之約第九條在張家口不設領事不立行棧則有同
治八年改定之約第四條在京城恰克圖二處公文准

用臺站站費兩國共之今云在蒙古地方天山南北行路寄信概用臺站新約有舊約無准設領事向止伊塔喀三城今又增烏魯木齊六處新約有舊約無入邊道路止恰克圖近邊馬頭止張家口今又取道關隴以達漢口新約有舊約無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訥與沿江一帶居民貿易新約有舊約無俄人來路向出北道倘免西防今由科布多過歸化城運貨前往天津新約有舊約無蒙古貿易或准或未准今忽以中國蒙古並蒙古各盟已設官未設官之處括之新約有舊約無不納稅者向止兩國邊界百里內爲然今云在中國蒙古地方

關外天山南北概不納稅新約有舊約無通商總例向完正稅子稅今云陝甘漢口不納子稅新約有舊約無交易原須兩利華商豈可偏枯今云准以貨物抵帳新約有舊約無通商許人帶兵器一件未言火器查洋槍洋礮洋火藥向爲禁物今云人帶一槍新約有舊約無領事官向止與地方官平行自不得與大憲抗禮今云領事與大憲往來用信函會晤用友邦禮新約有舊約無就臣所指駁者固已如此其多其他或自相矛盾或影射欺蒙若總理衙門更按各國條約參酌比例並檢俄國歷屆照會逐細研求可駮者更復何限以此詰俄

俄其何辭三曰怵以勢俄人懾於義箝於約善矣若猶不聽則請說之曰俄逞威貪利將謂中國仁讓不能勝也我守已固我軍已蒐閉關絕市茶黃不出東結混同江思歸之義民西收哈薩克布魯特反正之舊部俄西犯則我以將軍襲尼布楚東寇則我輕騎以破浩罕復伊犁俄人萬里孤軍長城前戈壁後士卒頓[illegible]糧絕俄軍必殲即或我軍不克我力不支則我猶出下策擲孤注西委阿里以賜英吉利使之越裏海以取土爾扈特舊牧地東捐臺灣山後以賜日本使之復庫頁島以斷東海口激土耳其以宿憾使仇俄昭日耳曼以重利使

絕俄兵連禍結俄之精銳竭於外俄之亂黨起於內恐
比得羅堡國都非俄之有也俄人自命大國比年收納
難民代宋軍稍其心頗欲市義沽名今見我有備而又
參理勢兼剛柔以動之蔑不聽矣至使臣綏急變通則
當更求操縱之法或新約不許而增兵費郵款之數以
易伊犂或新約不許而令左宗棠畫窮邊荒遠無關要
害之地數百里與之使盡歸伊犂山川要隘是我棄一
石田而得完伊犂也新約不許伊犂不歸則令歸我罪
人白彥虎我仍以償款酬之此一役也俄有所得既足
以戢戎心我除遺孽亦足以存國體此三者爲奇兵爲

活著臨事相機是在使臣之善應矣總而論之備爲主講爲輔操縱爲變化我苟無備俄人知我虛實肆其恫喝雖有辯士將不得言言亦不信雖然修備之道並非朝廷頒一詔書疆吏辦一覆奏已也竊念自咸豐以來無年不辦洋務無日不講自強因洋務而進用者數百人因洋務而縻耗者數千萬冠蓋之使交錯於海邦市舶之司日增於腹地屈已捐愛將曰待時事閱三朝積弱如故一有俄事從違莫決縉紳束手將帥變色卽號憂國持高論者亦徒吁嗟太息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泄泄悠悠委其憂於君父今猶中興時也不知十餘年後

又將何以處之有七年之病而不蓄三年之艾此古來志士仁人所為搤腕而歎恨者也伏願　皇太后　皇上自今日始君臣上下臥薪嘗膽戒鴆毒之安惕肘腋之患專心求賢才破格行賞罰如仍有以含垢姑安養晦縱敵之說進者一切斥勿用然後修備始非虛文矣昔者晉無失德苻堅恃強而伐之渡淮而堅滅宋無亂政完顏亮恃強而伐之臨江而亮亡天眷所在雖偏安之朝猶足以勝強敵況以國家德澤之深疆域之廣物力雖絀而未窮人才雖稀而未盡如謂修德修政竭禹跡九州之全力而不能與一鄰國抗殆亦數千年來史

册所未有者也仰懇 皇太后 皇上將臣此疏交再議之王大臣等一併議奏以備裁擇茲事體大臣書生之見不知有當萬一否

邊防實效全在得人摺 光緒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竊臣仰承諭旨於會議事件累與洛商邊防之法現經王大臣等籌議覆奏臣惟邊防事宜不外廷議數端而究之邊防有益無益有效無效必以得人不得人爲斷得其人則皆勝算也不得其人則盡空文也大抵得人之道約有數端一曰至誠責大臣以薦舉不薦不止廣條目以求才不得不休二曰兼公務采物望務拔幽滯

黜尸素禁濫竽不以喜怒爲愛憎不以異同爲去取三曰虛心不患下無才但患上不求才朝廷以樞臣爲耳目樞臣當以公論爲耳目宜預儲之於夾袋不可取辦於臨時四曰破格勿計年資勿泥成例奇傑之才不拘文武艱鉅之任不限疏戚五曰器使足食足兵量能授任南船北馬各用所長即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駕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六曰節取邊才每多偏駁健將每涉不羈不以一眚掩大德不以二卵棄干城或取其技能或採其議論七曰造就有邊事始有邊才頗牧衛霍非本天生皆由習練疆圉孔棘之秋正磨練人才之具我

朝平準回平金川平川楚教匪平粵捻每辦一次軍務即出一次人才是其明證總之朝議之所能籌臣下之所能請者不過曰簡命重臣不過曰宣召宿將不過曰飭大臣薦舉不過曰請旨考核對調至於派何人召何將薦舉之用與不用考核之嚴與不嚴則其中眞精神眞消息全在朝廷惟有仰懇　皇太后　皇上責成軍機大臣將廷臣所稱派重臣召宿將保薦考核各條平心鑒裁竭誠翊贊然後邊防一事不至勞師縻餉徒令海內騷然而終歸於有名無實也

俄事機可乘善籌抵制摺　光緒　年　月　日

竊維俄事大端界務以伊犂全境爲最重商務以西漢通商爲最重前此廷臣所以請緩索伊犂者以俄人不還帖克斯川伊犂無出路故也應令曾紀澤反復辯論若伊犂南境或有可商則西漢重而伊犂亦未嘗不重取一棄一非計也臣愚以爲今日之計彼既有可乘之機我亦宜出兩全之策伊犂南境如可讓還即當據爲鐵案不必更動西漢一條當別籌相抵之方或令曾紀澤商之俄人令其別議一款與之相抵或於伊犂原議償款之數酌量加增以之相酬洋人唯利是視事必可行蓋無路之伊犂則可舍而有用之伊犂則不可棄無

名之兵費則當拒而挽回謬約之償款則不當惜夫西漢一條實為商民生計形勢要害之所關我　皇太后

皇上重義輕利損上益下豈有為民生為險要而吝此區區資財而遂至捐有用之疆土擲已返之侵地者本末得失之間稍一失算不亦重可惜乎伏望敕下曾紀澤速與設法商議兩條並爭如慮限期將滿卽請一面電寄曾紀澤一面告知凱陽德屬其速達本國但令照會俄使在本月晦前彼自不得以逾限藉口臣等私憂竊議同此拳拳

會議未盡事宜片光緒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再邊防各條現經廷議覆奏惟尙有餘義數端敬爲朝廷陳之一北洋師船宜得人也天津雖購有外洋戰艦數艘閩水手運用猶未嫻習臨戰恐不足恃水陸人才各有所宜海戰舟楫非閩廣將士不可故大學士曾國藩奏疏中曾發此義至於教練海戰實是西人所長聞赫德願覓西士助我教練海防其說未嘗不可酌采但須權操自我耳一北路亟宜練邊兵邊將也現在廷議調張秋鎭淮軍駐張家口調劉連捷楚軍駐綏遠城兵不另募餉不另籌自係目前良策第邊外征戰總宜北人東三省練兵現經議及若再令察哈爾都統綏遠城

將軍各就本地邊人無論旗民蒙古簡募成軍奏調知兵將領前往訓練方可一戰竊揆以後時勢九邊防務正無已時正宜及此整頓邊軍提倡風氣則因地爲良他日可與湘淮各軍接踵而起矣一蒙古練兵之藩臣宜擇將佐也現既請派重臣行邊撫練蒙古治兵固爲要圖屯牧尤爲切務文武將佐均宜精選將校宜擇曾經戰陣者不宜用游惰之徒文吏宜擇幹練耐勞者不宜用虛浮之輩應請朝廷簡派發往以資臂助一蒙古屯牧生計宜求簡要之方也蒙人性拙夏秋百草豐美長至數尺彌漫山原牲畜蕃息用不勝用不知收儲及

至冰雪被野則聽其餓病近來蒙人貧弱實由於此擬
請敕下各部王公勸諭所屬務惟儲草禦冬之計畜蕃
則富馬壯則強至庫倫一帶可耕之地甚多惟時令早
寒宜派員董勸令種夏熟之穀足可無誤收穫農功作
地利興斯生計益饒矣一近邊兵屯可舉行也口外屯
田歷年臣工屢經陳奏他處姑不具論查察哈爾附近
圍場地方彌望沃壤私墾甚多其地本屬蒙部不徵錢
糧今若聽其曠廢則可惜徒聽私墾不能升科則仍於
國計無補且私墾率係莠民亦多流弊惟有募軍屯田
可以練兵可以省餉實爲鞏固邊圉之良策擬請敕下

該處都統體察速辦一西路僧兵宜有統率也查棍噶札拉參現經給假三年伏思彼既爲俄所憚似不宜久離本部彼之所惡乃我之所寶若自棄干城聽其閒散正墮敵人狡謀似宜令其銷假赴軍俾資犄角論者或慮該呼圖克圖不易控制然錫綸既與投契當不至無駕馭之方也以上六條雖爲餘義亦屬要圖謹推闡廷議未盡之意附片具陳

請飭疆臣詳籌改約片 光緒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再此次寶廷奏請另派參贊一節經王大臣等議駁查參贊既無衆論推許之人自屬無從另派至廷議之意

擬俟曾紀澤到彼察看情形隨時奏明請旨此時無從懸揣條約未能議及竊謂崇厚既經獲罪所定條約自應作爲廢紙惟曾紀澤此次所奉之命既以另議妥議爲辭自應實有另議妥議之事既須授方略於請旨之後必當議方略於請旨之先此事關係重大僅使總理衙門議之不如兼使廷臣議之而後能集思廣聽廷臣議之不如兼使疆臣議之而後可實見施行擬請此時即敕下總理衙門王大臣將如何另議之方迅速妥籌有利於中國者爭之有害於中國者避之一面敕李鴻章左宗棠亦將另議之策詳籌速奏俟總署及兩督臣

議上時仍敕王大臣等會議即諭知曾紀澤遵辦務使從違有準抵制有方操縱有法庶幾詢謀僉同不至一誤再誤會議之日臣謂不派參贊一節意見相同唯使臣另議之方亦宜預爲籌及管見擬另行陳奏曾向沈桂芬等詳細聲明

酌改國書字樣片 光緒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再此次所擬國書大致自係仿照舊式俄爲盟聘之國措詞原宜和平惟中間稱俄國君主之處似可於大皇帝三字上冠以大俄國字樣語氣較爲相宜且與篇首稱謂本屬一律並非更改舊式顯爲抑揚彼亦無從挑

剔至中有惋惜一語想係援照與英國通書之式竊思前次所謂惋惜乃指馬加利被戕而言施之此事似未相符恐彼國繙譯不得其解轉致疑問似不如直以行人失辭立言較爲光明磊落

敬陳經權二策摺 光緒六年五月十九日

竊自冬春以來俄事初起臣屢次上疏大意不外修備籌防以爲操縱之地悠悠數月軍容闃然今者俄人恫喝英法居間首以赦免崇厚爲請而南北洋大臣張皇入告樞臣不再討廷議無深謀既無能戰之人安有萬全之策觀此時局不勝憤惋然臣謂當此難於著手之

時尤不宜倉皇失措謹籌二策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守正之策曰必誅無赦以存國權在請免崇厚者不過曰使臣不誅則俄人不怒俄人不怒則兵端不開臣愚以爲不然英法之調停但保接新使不保翻舊約俄人以罪使爲辱必更以翻約爲辱若我必欲翻約兵端不仍開乎謬約不能翻罪臣不能殺是俄再勝而我再辱也從此賞罰不信威令不行聽命敵人受制諸國賊臣有護符奸民無忌憚紀綱蕩然何以立國且即使條約之無關緊要者略改數條俄人見我甘受要挾不待數年一修約而十八條仍盡許之矣再修約而十八條

之外又加十八條矣故旣不能正崇厚之罪而謂能改崇厚之約此必無之事也爲今之計惟有善言以覆英法婉詞以謝俄人明諭中外謂我自治罪臣並無侮辱鄰國之意命邵友濂先行達知或將英法二使賞給寶星酬其厚誼託以轉圜屬其致書俄邦先告以伊犂可緩償款可給俾俄人知我之另議條約但欲除其窒礙並非一味翻駁以此作爲和好實據自然接待使臣夫與其屈法而仍無把握何如持正而別圖轉機哉昔晉文公不肯棄信取原何況刑賞大柄非止一諾之微乎宋華元不受楚人之鄙而殺楚使卒之宋亦不亡何況

中國非如宋之小弱乎諸葛亮不肯廢法而誅馬謖何況崇厚非如謖之有用乎此古來謀國之常經兼是非權利害而並非迂闊難行者也變通之策曰赦此罰彼以示不測如俄怒必不敢攖英法之請必不敢拒崇厚必不敢誅則莫如明詔昌言徑赦其罪而姑驅策之勒令捐銀百萬以充邊餉責令仍往俄國交會紀澤差委戴罪自效更議條約如條約不改邊釁終開即令會紀澤在彼處將該革員即行正法蓋使過棄瑕恩猶自上畏鄰貸死轉屬無名至北洋大臣李鴻章南洋大臣劉坤一身爲干城甘心畏葸不能任戰以解君父之憂但恃

曲赦以爲僥倖之計致令　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
皇太后深宮旰食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
扶病臨朝何以爲心何以爲顏如果欲釋崇厚則必將
南北洋大臣立加嚴譴仍責令戴罪急修水陸防務樞
臣等職司籌筆亦宜訓諭督責飭令實心捍患戰守兼
權無得專恃遷就爲長策但一赦一罰勢如張弛相資
必須並用諸大臣身受厚恩爲國任過當亦有所不辭
若不能用臣之言而譴疆臣即亦不必因臣之言而赦
罪臣海外各國見中朝剛柔互用恩威不測死囚雖赦
而名尚正排解雖聽而氣尚雄不挑敵不怒鄰而禦侮

之備不弛報人之志不衰則彼莫測我之淺深或猶長慮卻顧而不敢逞此英主應變之權略或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由前之策正也由後之策變而猶不失其正也若猶豫不決既無鬭志又昧機宜是為無策總之今日國家大勢中原無事金甌屹然溯自咸同以來髮捻苗回之變亂寇雖多而難卒平燕秦晉豫之旱荒災雖深而民不變比年綏豐成象時暘時雨有禱必靈良由
列祖　列宗之澤厚仁深　皇太后　皇上之至誠求治上蒼眷佑福應昭然方今雖似有才難之歎積弱之形而中外將吏正不少智勇兼備之才草野士民未嘗

挫忠義激昂之氣天命如此人心如此即使四鄰窺伺果其將相得人或剛或柔相機維持大局斷可無慮惟望 兩宮皇太后寬懷頤養萬勿過於憂勞但使慈闈安健餐衛日強萬幾之繁從容措置自可徐圖修內攘外之方此則薄海臣民之大願也臣懇懇愚忱謹抒一得以爲因時補救之計再臣欽奉懿旨前往內閣諮商因會議覆奏迅速臣摺若由本衙門代奏恐致周折稽延即由內閣代爲呈遞合并聲明

謹陳海防事宜摺 附片 光緒六年七月初十日

竊惟俄警日聞罪臣已蒙曲赦成事不說惟有憤懣夫

俄之發兵恐脅早在意計之中是以臣屢疏瀆陳總不外乎以備爲講一語今使臣雖已接待條約尚未置詞設全不能改而此外復加要求和不能和戰不能戰豈堪設想故今日而欲保全和局仍惟有急修戰備一法海防虛實敵人周知我多一分兵威則敵人少一分要挾即旁觀諸國亦尚易於調處至海防不外籌地籌人兩端而人爲尤要不得良將與無兵同敬抒管見以效土壤涓流之助惟事目較繁謹分繕另片條上以便垂

覽

謹將應防各要地事宜臚陳管見仰懇敕下沿海督撫

酌量籌辦

一天津重兵不宜全聚海口聚兵一處設礮臺有失敵人闖入遂無阻遏天津之兵宜分數層扼劄大沽北塘爲頭敵新城爲二敵紫竹林爲三敵三岔河北爲四敵豫先擇要築壘諸軍半守老營半赴前敵戰即或不利仍有退步敵雖登岸不能長驅深入

一蘆臺宜屯重兵天津東北一帶海濱小口歧路雖多皆以蘆臺爲總匯之路舊制通永鎮駐此具有深意宜選健將專屯重兵於此

一天津內河宜扼守天津海河大鐵船不能駛入果能

節節阻遏較之海口尤易

一燕臺旅順諸島宜急籌固守庚申之役洋人據此爲窟穴可以接濟煤水休息兵士急宜設法堅守宜責成山東巡撫親駐燕臺防扼無令敵人得之則彼後路終有不便

一營口海口難守宜專備陸戰營口地勢平迤船可近岸宜於陸地早籌可扼處所勿致臨時倉皇驚潰

一大沽營口宜備水師以爲奇兵雖無戰艦宜速調閩粤熟習海戰之將厚募習水死士即用沿海漁船分泊淺處相機圍攻焚燬其船船小而散彼之巨礮失其所

長雖擊沉數船無損於我可以來往自如鐵甲船雖堅尋常兵輪船仍可燬也卽或敵已深入若燬其船彼安歸乎

一天津奉天沿海處所宜辦團練非謂民團能與洋人搏戰也但能處處有團不與交通彼運械買糧等事自多窒礙藉此亦可少清漢奸彼若與民團爲難激成衆怒尤我之利也

一盛京將軍宜擇人營口距盛京太近將軍岐元未經兵事戰守恐非所長可否量移他處別選八旗知兵大員往代以固陪京

一江防宜專派重臣督辦此時宜令彭玉麐楊岳斌親駐吳淞江陰等處及早防備

一上海賣煤與俄宜禁阻聞俄人近在上海煤行購定煤數千萬斤此後若源源購買敵船將更游行無忌宜令上海道密查設法牽制

一日本宜速和以伐其交俄人遠來專恃日本爲後路宜速與聯絡彼所議辦商務可允者早允之但得彼國中立兩不相助俄勢自阻

一吉林金匪宜招撫以爲我用既無勦捕禁絕之方不如化私爲官撫而用之亦可藉以禦侮

一宜發防海新論令各營講習近年西人著有防海新論一書經上海道譯出刊板通行於外洋爭戰防外海防內河種種得失利鈍辨論至詳京師洋書肆現有其書擬請先購數十部發交東三省一面令沿海各督撫向上海多購分發諸將領細心講求觸類引伸必有實效綜而論之欲禦洋人斷以講陸戰扼內河截後路三者爲要義伏祈聖明裁度施行

謹將知名宿將臚陳數人以備擇

提督劉銘傳該員勳望勇略最爲淮軍推服兵無强弱惟在一將天津淮軍雖多精銳較前稍減必得該員爲

之統領調度方可以戰雖其性情頗傲而將略實優昔在陝西督辦無功由於專任之故若責令速起赴津假以事權會同李鴻章辦理防務當能維持調護舍短取長

湖南提督鮑超該員威望中外咸知若當大敵必須任用雖其紀律稍遜然長處實多將士隸其麾下自然氣壯似可令別統一軍與劉銘傳犄角

提督曹克忠該員智勇兼備現已在津差委似宜令募重兵一枝扼劄蘆臺本係津人地勢民情較熟尤爲相宜

福建建甯鎮總兵張得勝該員征戰三十年在諸將中資望最老劉銘傳陳國瑞皆其舊部樸勇不貪猛鷙之氣至今未減現在請假回湘可否令募楚軍北來聽用

安徽壽春鎮總兵郭寶昌該員驍勇趫捷才能應變可否令率所部添募大枝淮勇北來聽用

廣東總兵鄧安邦該員謀勇兼優心術最正爲粵將第一衆論僉同可否令其赴津或水或陸隨宜任用粵人習見洋人殊不覺其可畏宜令多帶所部精鋭數營同來此外并宜多調閩廣水師將士實爲要着

前侍衞陳國瑞該員猛勇無匹專能以少擊衆屢立奇

功諸將無不亟口贊服惟獨當一面則非所宜可否令其效力自贖交奉天統兵大臣差委使募四五營扼防營口必能得力時勢如此若有驍將而不用未免可惜前呼蘭副都統依克唐阿該員驍勇善戰爲東三省諸將最知名者現因丁憂在吉林原籍可否俟百日後飭赴營口帶兵

甯夏將軍善慶關東設有戰事必須有八旗將領方能相習善慶戰功素著可否令赴山海關營口一帶辦理防務

直隸正定鎭總兵婁雲慶直隸宣化鎭總兵王可陞該

二員素皆著名健將近在畿輔可否令各帶所部赴津
聽用
前布倫托海辦事大臣李雲麟該員在胡林翼軍營知
名最早久歷戎行亦屢經蹉跌於東南十餘省軍務西
北萬餘里邊防皆所身經目擊閱歷最多當此需才之
際曾國荃來京時朝廷若任以兵事可否即發交差委
察看是否可用可則用之不可則罷之
總之全才難得若以瑕掩瑜則可用之將希矣以上諸
將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惟在位置得地駕馭有方相
輔而行自能奏功與其少調一人而貽後時之悔不若

多調一人而爲未雨之謀與其少練一軍而疏蟻穴之防不如多練一軍而爲閒著之備綜計天津奉天海防除舊有防軍外每處約須增軍二萬人方可敷分布應援之用餉需雖覺浩繁不過半年可定即使和局已成將來邊備萬不能已儘可汰疲留銳或發東省以維不拔之根本或發西陲以代思歸之防軍亦非無用冬春以來已多遲誤若再不急急選將練兵速爲自強自存之計後悔何追臣不勝迫切之至

改約重要各條必應堅持片光緒六年七月初十日

再改約各節曾紀澤自必力爲辯論然其中關係極要

之條尤須堅持定見期於必行竊謂界務商務兩大端形跡則界務重隱患則商務重商務中以陜楚陸路通商一條爲尤重緣俄商運茶出洋及由天津改行陸路回國道途紆遠以致俄之茶價每較他國爲昂西北一路若通運捷利重俄人必以全力爭之惟穿行三省流弊太多彼若肯改固善設萬不肯改惟有於兩難之中曲謀挽救查左宗棠原議本擬招徠華商由漢口販運至闗俄商就闗外市買惟其不便有二一則由鄂達隴道阻且長商貨不旺零星販到之茶多少無常不足以供俄商之購買一則疊經關卡例納稅釐成本漸重市

價仍昂俄人必仍不願竊謂若令江漢關監督於漢口廣勸股分創設運茶公司起運之地援洋商成例但完正半稅即不再重徵源源販往不使缺乏關外茶多價賤而俄商又省跋涉之勞揆以人情或可轉圜如此則雖稍減西傾之榷稅而可絕腹省之隱憂輕重權衡顯然易見伏望朝廷裁奪如以爲可即將此條發交曾紀澤酌辦至松花江行船一條查咸豐八年愛琿約載由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河此後祇准中國俄國行船又載黑龍江左岸由額爾古訥河至松花江海口爲俄國屬地右岸順江流至烏蘇里河爲中國屬地詳繹約文

乃由黑龍江順流至松花江會處由松花江順流至烏蘇里河會處皆係兩國分界故連文總言由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河准中國俄國行船公法有云江河夾兩國之間者以中流爲界二國同享其利是約中所指松花江係專就夾於二國之間一段江流而言若松花江未與黑龍江會流以前本係中國地方約中但言准俄國行船可矣何必又贅言准中國行船耶參考約法詞義甚明此條可否亦寄知曾紀澤以爲辯論之助

上諭詹事府右庶子張之洞奏俄約中陸路通商一條設萬不肯改惟有照左宗棠原議招徠華商由漢口販

運至嘉峪關俄商就關外市買令江漢關監督於漢口
廣勸股分創設運茶公司起運之地援洋商成例但完
正半稅即不再重徵庶關外茶多價賤俄商又省跋涉
之勞至松花江行船一條咸豐八年約中所指准中國
行船之松花江係專就夾於二國之間一段江流而言
若松花江末與黑龍江會流以前本係中國地方約中
但言准俄國行船不必又贅言准中國行船等語籌慮
尙屬周詳著曾紀澤於議約時揆度情形參酌辦理欽
此

張文襄公全集卷二終

黃陂蕭延年校